

四書松陽講義

三
九
九
九

三
九
九

序

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
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問
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註
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卽聖賢
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視



爲干祿之具。使書自書。我自
我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
携以南者。家叔祖話山翁家
叔訥菴翁見之。謂是有裨於
學者。非獨可以教靈壽諸生
也。遂謀付梓。旣成。而寄於京

師命隴其自序之。隴其不敏。
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
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
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
終未得入其堂奧。自汨沒簿
書以來。益復鹵莽。常思乞身。

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尙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逭

尸素之慚云爾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于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

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沉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

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墜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

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
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
其微。則尚願與學者共進之
焉。豈

康熙庚午十一月長至前六
日。當湖陸隴其書於京邸靈

中坊之顏巷



序而致其不與本當執新
清陸稼書氏之學以心得躬
行為根柢一生精力用之四
書章句集註其所研究辨明
筆之而為困勉正續錄等書
讀者可見其深有得於此而

中興之書



松陽講義乃為學者諄二割
析使之務心得躬行者清人
稱稼書氏為國朝醇儒第一
尊之也至矣其在仕途再進
再黜官不過七品年止六十
三而沒用不究於當時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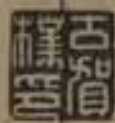
惜焉。然是固不足為稼書氏
輕重。其直道而行。顯晦一節。
視富貴如浮雲。祇足以證所
得之深。而垂範後學。豈曰小
補哉。浪華某等欲翻刻講義。
問序於余。余素重此書。欲與

同志共之適有斯舉不堪喜
幸然又竊念夫學明於講而
或蔽於講何也學以身心為
本則其所講皆有用不然則
徒為口耳之資借使所講不
差亦無益於脩己治人之實

况學而不本身心則如人無
家如船無柁瑣尾流蕩何所
底止近世畔經倍道之說竟
起而無所忌憚正坐此耳章
句集註既不讀之用力篤至
若稼書氏能有幾人章句集

註末疏如煙海。發明深切。若
稼書氏之書。能有幾編。披沙
揀金。苦其難得。亦莫非坐此
學者。苟能因稼書氏之所講
而反諸身心。則學之明可期
而學之蔽可祛矣。是又余之

所願與同志共勉也。
文化十年十月古賀撰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松陽講義目錄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

太倉王前席

卷之一 天命之性章

大學

大學之道章

康誥曰克章

湯之盤銘章

詩云邦畿章

子曰聽訟章

中庸義序

所謂誠其章

所謂脩身章

所謂齊其章

所謂治國章

卷之二

中庸

天命之謂章

君子中庸章

中庸其至章

舜其大知章

回之為人章

天下國家章

子路問強章

素隱行怪章

君子之道章

道不遠人章

辟如行遠章

鬼神之為章

卷之三

中庸

舜其大孝章

武王周公章

自誠明謂章

其次致曲章

誠者自成章

至誠無息章

大哉聖人章

仲尼祖述章

惟天下至章

惟天下至章

卷之四

論語

學而時習章

其為人也章

吾日三省章

道千乘之章

弟子入則章

賢賢易色章

君子不重章

子禽問於章

禮之用和章

信近於義章

君子食無章

貧而無諂章

卷之五

論語

道之以政章

吾十有五章

吾與回言章

視其所以章

學而不思章

由誨女知章

子張學干章

何為則民章

季康子問章

君子無所章

里仁為美章

不仁者不章

富與貴是章

吾未見好章

人之過也章

君子之於章

君子懷德章

卷之六

論語

賜也何如章

孟武伯問章

女與回也章

我不欲人章

夫子之文章

甯武子邦章

顏淵季路章

已矣乎我章

雍也可使章

子華使於章

回也其心章

子游爲武章
卷之七

論語

樊遲問知章

知者樂水章

如有博施章

然而識之章

德之不修章

蓋有不知章

以能問於章

可以託六章

禹吾無問章

顏淵喟然章

後生可畏章

卷之八

論語

先進於禮章

子貢問師章

子張問善章

子路問聞章

顏淵問仁章

仲弓問仁章

司馬牛問章

子張問明章

足食足兵章

樊遲問仁章

卷之九

論語

子適衛冉章

鄉人皆好章

何如斯可章

克伐怨欲章

子路問成章

卷之十

君子思不章

君子道者章

莫我知也章

修己以敬章

女以子為章

卷之十

論語

君子義以章

吾之於人章

君子謀道章

知及之仁章

益者三樂章

見善如不章

子張問仁章

予欲無言章

卷之十一

孟子

伯夷非其章

卷之十二

孟子

王者之迹章

君子之澤章

孟子卷之十二

仁人心也章

鈞是人也章

人皆可以章

人之所不章

孔子登東章

仁也者人章

松陽講義目錄畢

松陽講義卷之一

吳縣席承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大學之道章

這一章是五經四書的綱領。明白得這一章，五經四書都在其中了。要明白這一章書，不必另出意見，只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玩味，便洞然了。今日所以不可不誦者，因明季講家將這章書都講亂了，不將異說殲去，不免反被他所惑，能辨得異說之非，則愈覺朱子之解有味，而聖學曉然在目矣。這章太意只是序

不可亂功不可缺綱領如此條自亦如此自明李學術有亂各立宗旨或以明明德為主或以止至善為主或主修身或主誠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於天下三綱領八條自幾如晉楚齊秦之遺相雄長其說雖不同總之朱子欲分爲三爲八諸家則欲合爲一以分爲支離以合爲易簡而聖人立言之旨泯沒久矣故今講此書者只要曉得序不可亂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牽合宗旨都是亂道三綱領選他三件八條自選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方是聖人之意至於太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端曲學說若對異端曲學則小學亦大矣灑掃應對何等正大所以

朱子特地編成小學一書教人先做了小學工夫然後做太學工夫一段喫緊爲人之意至爲真切明李講家反嫌其粗淺不肯依此講可謂大誤今當悉遵朱子其他種種與朱子昔謬者不可殫述應悉改正吾輩今日學問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卽聖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卽非聖人之意斷斷不可錯認了但有說未有朱子章句或問時這章書患不明白既有朱子章句或問道章書不想不明白只怕在口裏說過了不曾實在自家身心上體認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聖賢諄諄切切決不是專爲人作時文地步也切宜猛省

首節

格致誠正修備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並主知見言者不同又太全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此說亦不是虛靈不昧是德之明處具衆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處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是又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可截然分開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的是心是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的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耳不

得虛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其性無二至講上明字示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曰常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修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則固未之及也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且先有小學主敬一段工夫在前非若中庸是一貫之學必合動靜言之也大學之格致誠正修猶論語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是制乎外以養其內之功章句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殊處說

未嘗就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好處而已。大全至溪處氏乃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統體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此解得太深。非聖經指點初學之意。與朱註乖違。又或問以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標的。是以準的言。不是以究竟言。故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明盡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見於文集。淺說乃曰。以之爲標的。以之爲歸宿。曰歸宿。則是要其極至。

者而言。看作中庸不顯篤恭。孟子大而化之境界矣。亦與朱註乖違。至若王陽明講至善是心之本体。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即理也。指心爲善。更屬亂道。不足論矣。

新民之止。至善家引有二說。一說謂主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民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也。一說仁敬孝慈信。以此自盡者。明明德之止。至善也。使人皆有以盡乎此者。新民之止。至善也。存疑從後說。蓋以朱子曰。在他雖未能在。我所以望他者。不可不如是也。若如家引前說。則將有爲拙工改處。繼量之弊。

知止節

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概論也。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坐定。作一貫看。蓋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

定靜安慮四字。在知得之間。與別處不同。存疑所謂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二。此靜固自如也。其實誠正修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偏在知邊耳。吳氏季子講定靜安慮。皆浮泛不切。

能慮最難。事有猝至。有雜投。有開利害。有介疑似。平日講究。都業不得。究竟不能慮。亦是知不熟。欲到能慮地位。無別法。只是知止工夫熟而已。定靜安慮。都是知止工夫愈進而愈熟。

方正學取王文憲諸人之論。欲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與孟子克舜之知不徧物。正相發明。蒙引存疑。亦以爲然。此是蒙引存疑一大差處。以知本屬格物。雖若合於孟子不徧物之意。而習靜良知之學。以讀書窮理爲支離者。亦得托焉。遂謂知本是知之至。知本之外。更無工夫。其弊可勝言哉。明季豐坊又依傍蒙引諸家之說。作僞石經大學。以欺世。無忌憚尤甚。

物有本末節

物有本末之物。若依蒙引。移作格致傳。則與格物之物同。若依章句。則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親民。是以物之大綱。言格物之物。指事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言雖其歸則一。而所指不同。今人牽合爲一。則誤矣。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箇先後。非上節預起之也。玉溪盧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七箇後字。應知所後。謬甚。蒙引謂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

在知止之前。呂晚村謂此猶中庸知遠之近之知。

古之欲明節

蒙引謂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諸儒分別心意。無如此明白。

語類載朱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林格所記。則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又有一條。不知何人所記。則云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後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此二條應以林說爲正。大全朱子曰。六箇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

在字緊又答江德功曰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手物者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此皆與林氏所記相發明或疑在字與六箇欲字先字無分別後面云治國在齊其家亦用在字矣何嘗與欲字先字有緊慢之分乎此又不然經傳中字句同而義異者甚多不得以此駁彼也

象山之頓悟荆公之執拗皆是不能格物

陽明謂知行合一亦似近理知身喙之不可食則必不食程朱固亦有此論但陽明所謂知不是程

朱所謂知陽明所謂知乃離物之知而非格物久後豁然貫通之知吳因之嘗言知者良知之本體識見從此出識見豈知哉認識見爲知執尤爲明矣此則陽明所謂知正朱子所謂不食而自以爲飽其飽者病也

格物致知是纔離小學第一件工夫應承小學說來蓋小學之後聰明漸啓當有以擴充其聰明智識日多當有以範圍其智識

物格節

物格節是轉緊上文上文言序之不可亂此節則見序之所以不可亂或問云物格節是裏說上文意雙

峰云上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節就八目順推功效所以覆說所以順推功效總是要見序之決不可亂雙峰與朱子之說非有二也

自天子節

修身二字只作自明其明德若前本明德此又本修身便是兩截蓋修身爲本卽是明德爲本但前就糊塗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末節

末節或問雖將本末厚薄對說然今講家多云所厚

者薄卽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言其本既亂卽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如此說甚好與或問亦不相礙

康誥曰克明明德章

道一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卽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顯謨卽是經文上一箇明字論明明德工夫只經文上一箇明字足了康誥帝典部加一箇克字可見此德是人所同得然能明者當少必如聖人一毫不爲氣稟所拘一毫不爲人欲所蔽方纔能明一點因循不得大甲又換一箇顯字可見此德是不可須臾離的必心常主敬立則見

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方纔能明一點放肆
不得至於太甲變明德爲天之明命以見此德之原
於天帝與變明爲峻以見此德之極其大而總之是
不可不明的文湯堯是有治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其
所稟之資不同所遭之遇不同所行之事不同而皆
汲汲於自明其德與經文之言若合符節然則明明
德其可或緩哉未有德不明而可以講經濟講事業
者也但有一說這箇明德要看得他尊重又要看得
他平常這箇德不是杳冥昏默的物事只在日用動
靜語默之間仁敬孝慈信是此德之名目身心意知
物是此德之所寓格致誠正修是此德之所以明看

聖經賢傳說得何等切實後來子思更說得好將這
箇明德改作中庸二字其發明太學之意尤爲明白
真是得曾子之傳者學者切不可因聖賢尊之曰明
曰峻便認作一件奇奇怪怪不可捉摸的東西所可
怕者只是氣稟人欲這兩箇關最難打破能破得此
二關直做到大聖大賢極明極峻的地位也不是難
事

湯之盤銘章

這一章是釋新民然三綱領原是一串的事未有新
民而可不本於明德者亦未有新民而可不止於至
善者故必合盤銘康誥周詩觀之而後新民之義始

全盤銘一節朱子於或問中闡發無餘蘊矣。學者但當反覆玩味其言可也。而一言以蔽之。則此三句卽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凡人溺於舊染之汚。則天之明命晦矣。是必於一日之間。猛省振拔力。驅其人欲力。變其氣質。使天理之封鎖於平日者。都洗刷出來。一切聲色貨利。意必固我。絲毫不染。煥然一新。此苟日新之義也。這一關是最難破的。如在重圍之中。要打出來。非具資育之勇。不能令人悠悠忽忽。因循猶豫。都是這一關便阻住了。既能苟日新矣。恐怕工夫不繼。則天理暫明。而復晦。暫合。而復離。到底被氣稟人欲做主。仍然一舊染之汚。故要日日新。既能日日

新矣。又恐怕工夫偶闕。明者不能不暫晦。合者不能不暫離。氣稟之已變者。不能必其不偶。發人欲之已祛者。不能必其不偶。萌舊染之汚。猶未絕也。故要又日新。合此三句。總是無時不戒。慎恐懼。無時不格。致誠正修。總是一箇顧諟天之明命。誠能如是。則新民之本立矣。康誥節乃正言新民之事。本文新民二字。依註以民之自新。言與經文新民之新字不同。蓋民心雖蔽於氣稟物欲。而四端必有時而發見。此是自新之機。罔民所自有也。特上之人不能迎其機。而據作之。故隨發而隨滅。工夫全在這作字上。此作字卽經文新民新字。黃氏洵饒曰。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勞

來匡直作之之術。作非勉強束縛。只是提撕警覺。其自有着而已。周詩節言。文王能新其德。以及其民。而始受天命。這便是新之至善。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有關維繫趾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處。只是言其足以動天地。感鬼神。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爲至善也。若果講新命。便是教人圖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之命。與顯譔天之明命。命字不同。盤銘言自新必至此。而後爲自新之極。康誥言新民必至此。而後爲新民之極。是以君子自新新民。皆欲求止於至善之地。已粗克而必欲其盡。理粗復而必欲其純。不安於小成。

不扭於近利。如是方完得新民二字之義。非因循苟簡。可以叫得新民也。陳材謂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雖新而不。用其極說得最新。截陳向父謂漢唐之盛。可當三代。只緣認此章之義不透。變至善言極者。極是極至之謂。然有二義。有以至富爲極至者。皇極太極之類是也。有以窮盡爲極至者。四極六極之類是也。至善之名本取至富之義。此章說到新命。却似窮盡之義。然註只以至善二字代極字。不另作一解。蓋到窮盡處。亦只是事事至富而已。二義實一義也。不言止言用者。太全玉溪。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

互相發止則非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朽木死灰矣其說可味止與用二義一時俱有或謂能止然後能用者非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位育參贊事業都是我所以做得來的不怕風俗之日下不怕氣運之難轉只怕我自家一點舊染之污盤踞於中不能斬斷基址先壞了卽自家身上略有一二分工夫又看得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將堯舜君民之念不免放低所以聖經賢傳多成了空話頭看曾子倦倦以無所用其極責成君子不肯一毫放鬆這豈是迂濶不可行的我輩不可辜負此意

苟日新三句依章句或問前一新字是污者復潔

後二新字是潔者不復污總是無間斷之意全體上有此三層工夫逆事上有此三層工夫如夫子之愾樂一般或云義理無窮學無止息在前日以前日之新爲新在今日又以前日之新爲故故坂一日新一日此說不是切確琢磨是益致其措之意盤銘是不間斷之意既益致其精又要不間斷自新之民蒙引主武王之化說大全主良心之發說只宜依大全爲是康誥本文雖主武王言傳者引之只是斷章取義盤銘康誥周詩本無淺深傳者引之則有次第

詩云邦彞千里章

這一章是得止於至善。這至善是本然之義理。這止字是當然之工夫。邦彞節是引起至善。黃鳥節是引起止於至善。文王節則實言至善。淇澳烈文二節則實言止於至善。頭緒雖多，只是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人當用致知力行工夫以求止於道理上耳。最忌將至善離却，明新事理，懸空看了。如李見羅謂不論差不差，只要一段清虛，尚在晚村，謂其的係狂禪是也。

邦彞二節

傳者謂遠爾至善，不是怪僻的，不是從小的，是一箇

極正極大的道理。就如詩言，邦彞千里，惟民所止。曰惟民所止，言民所當止。爾至善為物所當止也。既物各有所當止，則人可不知所當止乎？人而不知所當止，是黃鳥之不如也。是夫子所深歎也。道知字包得行在內。

邦彞節既引起至善，然不實言至善之何如，恐人錯認了。遂復引文王之詩，立一箇至善的樣子。文王之詩言，穆穆言緝熙，不是另有所謂穆穆，另有所謂緝熙，只是無不敬而安所止，便是穆穆，便是緝熙了。又不是另有所謂無不敬安所止，只是仁敬孝慈信，便

是敬止之目了。論來敬亦可謂之止。然分言之則敬自敬止。自止敬止二字猶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心言。止以理言。有敬而無止則無私而未必當理。有止而無敬則當理而未必無私。必合二字方是至善道二字已說盡至善了。仁敬孝慈信乃是就二字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耳。五箇止於止字與敬止之止不同。亦猶止於至善止字與知止之止不同也。蒙引淺說俱云世固有爲君而仁而未幾止於仁者。文王則止於仁如此講則與上文止字一例矣。恐不是。仁敬孝慈信中皆有一定之理。有不定之理。一定之理萬古不易。不定之理因時變化要看註中精微。

之蘊推類盡餘二句說精微之蘊。欲人知變化說推類盡餘。欲人知擴充。與國人交與爲人君不同。交是與我平等的。內而師傅外而友邦冢君在西伯部中者皆是國人。仁敬孝慈信有在明德邊者便是明德之至善。有在新民邊者便是新民之至善。

淇澳二節

黃鳥節已引起止於至善。然不實言止之功夫何如。止之功夫既到其效驗何如。則人雖知有至善。然無處下手。故復引淇澳二詩而備言其求之方。得之之驗。淇澳節明德求之方。得之之驗也。烈文節新民求之方。得之之驗也。明德求之之方在學修學。

便是格物致知工夫。故註以講習討論言之。修便是誠意正心修身工夫。故註以省察克治言之。學而僅欲知一善。卽略用工夫。可也。學而求止於至善。非已精益求精。其精不可。故詩言如切如磋者。乃道學也。修而僅欲得一善。卽略用工夫。可也。修而求止於至善。非已精益求精。不可。故詩言如琢如磨者。乃自修也。學修功夫得力於內。則爲恂慤。卽是意誠而心正。這箇恂慤。不是平常的恂慤。詩云。瑟兮僴兮者。恂慤也。學修工夫得力於外。則爲威儀。卽是身修。這箇威儀。不是平常的威儀。詩言赫兮喧兮者。威儀也。由學修之功。至恂慤威儀之地。以言乎德。則盛德矣。以言

乎善。則至善矣。斯民仰其德。欽其善。自不能忘。詩言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蓋卽此之謂也。要之。到這地位。並不是有高奇絕俗之處。只是一箇恰好的道理而已。新民求之之方。在賢親樂利。道四字。要想到王十段仁心仁政。所以有道。四件處。這四件。在一家卽是齊家之道。在一國卽是治國之道。在天下卽是平天下之道。但至善之賢親樂利。與平常之賢親樂利不同。必事事恰好。無一毫不到處。無一毫過當處。禮淵大極精細。所以傳之久遠。君子小人皆不能出其範圍。真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被其澤。感其恩。則自不能忘。此淵文之詩。所以讚前王不忘。亦不是有

高奇絕俗之處，只是一箇恰好道理而已。總而言之，大學之至善，卽子思所謂無過不及之中。至平至正，却是至難的道理。不是十分工夫，不能到這箇地位。稍有過不及，則學修悔慄威儀處處都是破綻。親賢樂利，件件多是病痛。雖有高絕天下之德，高絕天下之功，只成得一箇旁途曲徑，亦異於所謂邦畿矣。學者讀這章書，切不可將至善看高了。又不可看容易了。天下原沒有高奇的道理，只是人偷日用間有箇天然恰好之則，人不知則黃鳥之不如誠知之，則世道世法，世則遠有望，近不厭，皆在其中矣。只怕知不透，行不盡，功夫欠一分，這至善便虧一分。不是至善

不可到，仍是自暴自棄耳。

按淇澳節章句，或問太全蒙引存疑淺說，俱不主武公言。蓋悔慄威儀盛德，至善原非武公所及，不過借其詞以發其義耳。惟吳氏季子主武公言，而顧弊上說約本之然，終不妥也。

盛德至善，明季講家俱云德盛於內，而內焉一，至善德盛於外，而外焉一，至善。申說陳幾亭則謂而子云盛德之至德，固有未至者，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可解盛德。然小有不合於中，便非至善。未可爲盛德之至，不但不及者非至，卽稍過者亦非至也。分作兩項看，幾亭

之說是

民不能忘是不忘其在己之德前王不忘是不忘其及人之澤兩箇不忘不同不應牽合爲一

章句所以得之之由得字與經文能得得字不同經文得字對知止看則端屬行此得字兼知行言新安陳氏謂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者謬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這一章釋經文本未之義卽聽訟一端觀之而新民之必本於明德可知經文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言之既明矣然人往往不能深信見說禮樂政刑便知其必不可少見說格致誠正修便謂稍有欠缺亦不

妨故治人之法曰審治己之法曰陳本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傳者所以有感於夫子之言夫子謂聽訟不知無訟而慨然於所以使之者試想如何叫做無訟如何能使之無訟無訟者不是彼來訟而我能折服之使不敢開口如此則仍是聽訟了是一明察之官武健之吏所能爲未足尚也無訟乃是平其氣祛其蔽相感以理相與以誠曲者不得以亂直僞者不得以亂真雀鼠之獄不至於廷所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非有以潛移而默奪之安能至是益民之辭由於民之志志昏故其辭多誣志縱故其詞多肆秉彜之良既用於中是非之辨遂清於外於是忿然而思

訟。訟然而好訟。禁之而愈熾。防之而愈起。情愈迫而詞愈紛。卽立學校以教之。設師儒以訓之。彼猶不聽。也是惟我之德明於上。作之極。而立之範。有以撥動其良心。則民之志方始。如夢之醒。如夜之旦。知天理之不可越。本心之不可昧。其凜然不敢爲非者。甚於斧鉞之在前。刑書之在側。是非畏上也。畏天理。畏本心耳。這一點。畏心。原民所固有。無以導之。則錮蔽。有以導之。則發見。其發見者。雖在民。而引導者。則在上。天子之所謂使無訟者。蓋如此。夫無訟者。特新民中之一事耳。猶必原於明德。可見凡責於民者。無不當先責於己。概於此言。猶謂新民非未明德非本乎。猶

謂本不當先。未不當後乎。無論政刑是未。卽學校師儒禮樂亦是未。若非格致誠正修工夫。既到有以明其明德。而欲求民之新。斷斷不能也。其理甚明。人何不知。耶。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這箇身。關係甚重。他日出而任天下國家之責。許多事業。皆從這身上起。必身上有了這明德。然後可以做事業。世間有一等人。只管講經濟。不知身是經濟之本。先將這身壞了。置之於禮義廉耻之外。縱有十分經濟何益。於世孟子所謂手援天下也。故欲民志之畏。須自己先知畏。無訟只是新民中一節。講家有謂新民之事。盡於無訟。不必又推廣者。非又有誤認無訟是本。應訟

是未者尤謬無訟尙是未卽大畏民志尙不是本
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卽明明德也方是本

蒙引云此謂知本此字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
於此言正謂此也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
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爲孔子知本則孔子
豈止近道者耶蒙引此條辨得最是不得以合經
從註疑之

晚村云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
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
亂指因有繼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卽物有
本末之物者一派謬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

補格致傳而卽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晚村此一
條破明季講家之謬最有關係

所謂誠其意者章

道一章論誠意誠意工夫在致知之後正心之前意
未誠則前此致知工夫都虛了後此正心工夫根脚
先差故既致知不可不誠意欲正心必先誠意誠意
是至要緊關頭傳者先將自欺自欺分別箇誠不誠
的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內拈出慎
獨二字便是扼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之初發
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裡面的事故又將內
外合一的尤緊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

形外也。謂屋飾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平日之言。咏歎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於此說得愈粗。却愈精。形外不是人能窺見。我之意。只是我有一分念頭。便有一分形迹。都是我自做出在外。酒人醉容。饑人菜色。皆是自見出來。故只有掃除之法。並無掩藏之法。聖賢言語說得明明白白。只因明季講家將慎獨二字講亂了。此章之義遂墮。雲霧有以獨為良知本體。慎獨即致知者。則將誠意工夫混入致知。一目去矣。又有以意為心之所存。即是獨體者。則又將誠意工夫混入正心。一目去矣。且其所謂正心致知者。又不是聖賢所謂正心致知。只

是玩弄其昭昭靈靈之虛體。純是佛學。特借吾儒言語。改頭換面。以欺人耳。今須將此種謬說。悉盡掃去。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推求傳意。方見得聖賢喫緊為人處。

首節

語類講自欺不同。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始勤終怠。一是專事掩覆。一是有所為而為。前二意即章句所謂苟且也。後二意即章句所謂徇外而為人也。前二意是病根。後二病總從苟且生出。這箇自欺。是就致知格物後病痛說。故朱子謂是半知半不知的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

又自家合他不得。這便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與做自欺。朱子所謂半知半不知。不是不曾。用格致工夫。只是知而不能行。便叫不得真知。便謂之自欺。這箇毋字。註云。是禁止之辭。與四勿之勿字。同。不是傳者戒人之辭。是誠意者自家禁止。這箇要。有力量。如曾之省。如顏之克。當紛華靡麗之交。而能。砥勝處。禍福利害之際。而不為壓倒。才禁得住。不是。容易可以禁得。如惡惡與三句。與毋自欺是一反一。正語。如彼則為自欺。如此則為自覺。出乎憚。則入乎。欺。中間無住足之處。論誠意之功。說到此。已十分明。自然意有兩樣。有人可窺測之意。有人所不知而已。

獨知之意。意之既動。有形迹可窺者。人所共知。意之初動。未有形迹可窺者。人所不知道。是欺。惟善惡分。岐處。於此能慎。則起腳不差。方能由乎正路。故此又是誠意工夫下手處。卽扁子所謂幾也。曾子特提出。此段工夫發明。誠意。真是喫緊爲人。雲峰胡氏謂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尚欠分明。獨未嘗非意。但是意之起頭處。故朱子於或問。將慎獨二字。只講在自。欺內。而於章句。則提出另講。蓋互相發明也。晚村謂。慎獨是誠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卽誠意也。說得最明。

新安陳氏云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
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
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二節毋自欺
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爲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
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爲戒
而尤必慎其獨此一條分別兩節間架極清但此小
人亦不要看低了他儘有讀書窮理的人但不能專
獨而禁止其自欺之萌便到無所不至地位見君子
而後厭然一是求爽之知一是亦由他曾做過格致
工夫故自覺過不去此固是剝復之機然他却不可
肯回頭不務改而務掩看得爲善只消如此方且以

能行其欺爲巧敢行其欺爲勇電光石火隨發隨滅
若無忌憚之小人則又不同無忌憚之小人便謂不
消掩著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君子然後能
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或云如見非真見
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卽小人厭然處見人之
見如此此說未是誠中形外誠字只當實字雙峰僥
氏謂此誠字兼善惡言是也

曾子曰節

前後皆曾子之言此獨提曾子曰三字見得曾子平
日之言皆如此不專爲釋大學也雖說指觀可怕然
亦不是專要人怕指觀若只從指觀起見便非真能

撫只是言獨之當慎原不為怕人指視况指視如此之嚴可不慎乎此節註雖云引此以明上文之意然曾子只是言獨之可畏不着君子小人若論言外之意則君子小人皆在內不知其可畏者小人也知其可畏者君子也或謂此節只承自欺不承自慊既自慊矣又何畏於指視此殊不然能畏然後能自慊

富潤屋節

曾子節既言獨之可畏則君子小人之關頭在此可知矣但小人之形於外者上文既已詳之君子之形於外者猶未之詳也故此又推而言之以富潤屋引起德潤身德專指意誠言意誠則自能潤身潤身之

實如何以言其心則不愧不忤廣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心廣體胖總謂之潤身這箇景象亦非旦夕可致如孟子言養氣必事事合宜無不快足而後浩然之氣生然有十分德自有十分潤其中亦自有淺深不必看熟又心廣體胖尚未是心正身修然却是正修之漸雙峰健氏即以心正身修言之稍差

今日學者讀道章書須要自家念願上刻刻體認自欺耶自慊耶不必太過極惡然後為欺只是念頭初發與吾輩書時所講光的道理不合却自以為不妨或以為不得已當好的不十分好當惡的

不十分惡這便是自欺此處不有一毫放過方纔是君子路上人若稍有不自實則雖讀盡天下書外
面粧點得好看得終不免為小人真是可怕朱子言
止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不是過論不過是
怕為小人而已大家宜猛省

晚村謂獨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
知事途在謂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至欺懣
並起二說似俱偏獨中一念有善有惡有欺有懣
傳只舉欺懣便包得善惡

蒙引謂章句幽獨之中及閒居獨處也此一獨字
以地言與慎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慎獨之獨人

所不知者也幽獨之獨人得而知之者也慎獨之
獨機方動幽獨之獨迹已形此說本大全新安陳
氏晚村却不主此謂閒居即獨也為不善即不慎
獨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
之則人必知之耳晚村之說似直捷蓋獨只是一
箇獨但上文言獨則就己所獨知言十目十手則
說到人所共知耳若太全實密胡氏謂十目十手
即中庸莫見莫顯此却不是中庸莫見莫顯只就
己所獨知言

末節有以德為心廣體胖身為體胖者不如蒙引淺
說以德為意誠心廣體胖為潤身不可易

所謂修身章

這一章釋正心修身工夫在意誠後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一章言知言意雖皆是心然知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先要想這箇心如何樣叫做正方知傳文所謂不得其正朱子或問言之甚詳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王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

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是先解正字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是解不得其正太抵正者卽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不得其正者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是不應發而發不中節也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是發得有過有不及不中節也或問所謂不能無失卽偏重而不中節也所謂不能不與俱往卽事未來而期待事

已過而又留不中節也。或問從未發說來傳文却只就發處說起。蓋未發之前氣未用事無得失之可言其實也有得失如異學之寂滅衆人之冥頑但其工夫只是戒謹恐懼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故格致誠正修皆是教人用功於動者。四箇有字是被他爲王於內心反爲所動也。心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初焉欲動病痛尚淺既焉情勝病痛尤深。這心既有是四者便是心不在了。心是一身之主心既不在身還修得麼。視不見以下皆是言身不修之事。雙峰饒氏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

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這箇病總由存養省察工夫未至。故朱子於章句下一箇察字。又下一箇敬字。察是省察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在誠意後似不甚着力。然却極難。蓋誠意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却不是刻刻提撕刻刻謹凜不能不走作。朱子特提此二字以補傳文未言之意。真是萬世學者準繩。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存養省察工夫是逐段逐節不可少的。當誠意時似省察爲主。然省察中有存養當正心時似存養爲主。然存養中有省察。古人論學如此之密豈是可絲毫放過的。但有一說此章言喜怒哀懼四者

不可有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王陽明講此。却云。心體上着不得一毫留滯。就如那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不但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克其說是欲并義理而空之也。不知心爲四者縛住。正由無義理以範圍之耳。若有義理爲之權度。四者如何縛得住。義理譬如眼中之神氣。非金玉屑可比。陽明之說。與朱子靈空衝平之說相類。而大相反。切不可爲此等似是而非之說所惑。

淺說謂有所者偏主也。預期在有所之前。留滯在有所之後。此說未是。四有字俱來。意必於先。固我

於後

忿憤四者。雖在動時。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形迹。若波外邊形迹。便屬修身事。

太全駁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歟。此說未是。上一節包得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卽是不得其正。無兩利。玩或問。自見雲峰胡氏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亦不可。呆看意。固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何嘗不實。

所謂齊其家章

道。下章釋修身齊家。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做差

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事。如在官街上
差了路。又曰。人養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憤等
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
間不可不隨入而節制。又曰。忿憤等是心與物接時
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道。三條說兩章之界限
極明。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修身不但是感儀容
貌之當整肅。飲食衣服之當節制。這箇上修。還算不
得難莫難於身與物接。蓋我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
之情發。而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是皆人所不
能無。而各有其節焉。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不得各隨
其所當然而施之。銖兩不差。方可謂之身修。而無如

其易偏也。無論氣質用事。物欲銅鐵之人。任情多差
卽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
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身上發出
來又偏了。學問之人。往往與衆人一般。雖病有輕重
而同爲一偏。親愛之過。則爲褻狎矣。賤惡之過。則爲
忿疾矣。敬畏之過。則爲足恭矣。哀矜之過。則爲姑息
矣。傲惰之過。則爲侮慢矣。其病皆起於不能察。察之
於心而不察之於身。不知不覺。病痛發露。親愛畏敬
哀矜而僻。是偏於好。偏於好而美中有惡。便不知了。
賤惡傲惰而僻。是偏於惡。偏於惡而惡中有美。便不
知了。知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

有，此一分之惡，人有九分，惡一分，美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美，而僻者皆不復顧，蓋正心以後，猶難言之，而天下不亦鮮乎？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始而偶然之蔽也，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惡，即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皆然。諺所謂莫知其苗之碩，即賤惡之，一端而推之，傲惰亦然。朱子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益一有其端，日引月長，于態萬狀，不可復制，即使前邊用過許多學問工夫，都無用了。孟子所謂氣壹動志者，此也。身之不修，至此，尚可以言齊家。

乎。蓋身之好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縱則怨懟，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知身不修，不可以齊家，則齊家之在修其身，蓋必然之理，無可疑矣。易家人一卦，明正家之道，必本之言，有物而行有恒，言有物，即言無所偏也。行有恒，即行無所偏也。言行一無所偏，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求道正矣。與大學實相發明。今學者要去這偏之害，須從格致誠正做起。若不會做得格致誠正工夫，則胸中尚未清楚，純是私欲用事，禁不得他偏。既做了前面四件工夫，又須在身上檢點，稍覺一毫有偏，便要察正，勿使滋蔓。

有此，下分之惡，人有九分，惡一分，美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此，下分之美，而僻者皆不復顧。蓋正心以後，猶難言之，而天下不亦鮮乎。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始而偶然之蔽也，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惡，即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皆然。諺所謂莫知其苗之碩，即賤惡之一端而推之，傲惰亦然。朱子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蓋一有其端，日引月長，于德萬狀不可復制，即使前邊用過許多學問工夫，都無用了。孟子所謂氣壹動志者，此也。身之不修，至此尚可以言齊家。

手。蓋身之好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縱則怨怒，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下家之氣象可知。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知身不修，不可以齊家，則齊家之在修其身，蓋必然之理，無可疑矣。易家人一卦，明正家之道，必本之，言有物而行有恒，言有物，即言無所偏也。行有恒，即行無所偏也。言行一無所偏，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與大學實相發明。今學者要去這偏之害，須從格致誠正做起。若不會做得，格致誠正工夫，則胸中尚未清楚。純是私欲用事，禁不得他偏。既做了前面四件工夫，又須在身上檢點，稍覺一毫有偏，便要撥正，勿使滋蔓。

莫謂我學問充足於內小小病痛不妨看這偏之爲害都是從小處起的

雙峰饒氏謂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卽誠意章之謹獨此謬也謹獨是在念頭初動時察此兩箇察字是在身心上察

第二節章句偏之爲害一句較上節深一層然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修耳雙峰王溪以偏之爲害屬家不齊而遂以故諺節爲說家不齊固非淺說雖謂家不齊在言外而又謂上下二節總言好惡之偏以偏之爲害一句屬家不齊亦非

所謂治國章

這一章釋齊家治國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便包盡一章之義下文皆是發明此句家雖不得身故未必從身修說來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不出家不必如濂說作身不出家看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三意不必如仁山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孝者三句言處固不外處家之理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之故吳氏季子曰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而盡陳善極其事父之孝以爲忠矣弟於兄者

無缺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而崇推遷移其事兄
之弟以爲顧矣。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克
汎愛而廣博施。所謂使衆亦不過舉斯心加諸彼耳。
吳氏此條講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皆在君子一人
身上說。蒙引存疑皆如此講。時解有將孝弟慈屬君
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者。此誤也。蓋事君事長使
衆是君子處國之事。不是國人從教之事。事君事長
使衆一件不妄當便不能成教於國。然皆不外乎孝
弟慈之理。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傳者於此言
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個
難事。故又卽康誥以見其不難。康誥言保赤子卽是

慈如保赤子卽是使衆。然此節却不重使衆。只重慈
之不假強爲。故自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
之意。而不及使衆。心誠求之誠字與誠意之誠。尚在
發念之初說者不同。且誠意誠字有工夫。此誠字無
工夫。註不假強爲四字。總釋心誠求之以下。識其端
而推廣之。卽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擴克。首章註
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
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
看差便似格致誠正修工夫多不要用。只任一良知
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孝弟慈皆人心
之天。皆不假強爲。此獨言慈者。孝弟或有失其天者。

獨母之保赤子，未有或失者也。觀慈之一節，則孝弟可知。治國者何難專力於孝弟慈，以爲事君事長使衆之本哉。然又恐人疑有其理，未必果有其效也。故又卽其效而極言之。孝弟慈之謂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饒氏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爲慈之反，亦不必如吳氏季子以父慈子孝爲仁，兄友弟恭爲讓。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然其中亦自有推機字最要玩。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

何至於亂。此最說得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然空言一箇效，又恐其無徵而不信。故又卽堯舜桀紂明之，而君子之當反求諸己，可不待再辭而決矣。堯舜躬行孝弟慈，而帥天下以仁，便撥動治之機了。民自然觀感而從，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便撥動亂之機了。民安得不效尤而從其所令，反其所好。仁山俞氏及蒙引俱專承桀紂言，蓋所撥者亂之機，而欲治機之動不可得也。有諸己，無指孝弟慈言，無諸己，指不孝不弟不慈言，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乎身之恕，乃是

恕之體卽指忠言。朱子或問中辨恕字最深切。若明學者所宜反覆玩味。而大全變峰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竟恕。此章言有諸已無諸已。是要人於修已。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復下等。是要入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此一條竟藏身之恕。亦最明白。總是程子無忠傲恕不出的意。太抵修身齊家之道。分之爲三。則曰孝弟慈合之爲一。則曰仁讓再合之爲一。則曰仁行仁之術。則曰恕。傳者說至此。而以治國在齊家。結之至矣。盡矣。然猶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三引詩。

以詠歎之。三節本是平說。然其中又有序。仁山金氏曰。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此意本朱子或問。蓋卽中庸所謂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大雅所謂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雖非傳者詠歎之正意。然發明齊家下手工夫。最深切著明。第一句宜其家人。蒙引存疑。俱云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名言。蓋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其家人。而後可教國人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蒙引云不是一家之爲父子兄弟。皆足爲人之法。是我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皆

足以法於人。聰村云：不曰其德其行，而曰其儀者，惟儀而後足法也。且如今世人，家孝友，姻睦者，亦在有之。然其家禮法未明，制度未備，令子孫無可遵守。四方無所矜式，以云足法，則未也。講齊治之義，至此真無復餘蘊。於是復結之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蓋反覆觀之，而益信此理之不可移易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治國之機全在修身齊家上。但這個工夫，不是到治國時纔去做的。平日修之齊之，無少欠缺。一旦有治國之責，方能上行下效，無所窒礙。若平日不曾做得這箇工夫，到治國時纔思整頓身家，豈不遲了。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自任，他便於身家

上不敢一毫苟且了。便定了治天下的根基。不是空說幾句大話，抱一箇空念頭，叫做以天下自任。

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自萬曆以前，先輩無有不主掌引存疑之說。在君子一人身上看者，願勝士說約始，將孝弟慈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又有謂上下截俱不着，國人亦不着，君子只空說理者。數十年來，學者淆惑不定。近日仇若柱方開時解，而從蒙存舊說。此三句始明。

松陽講義卷之一

松陽講義卷之一

松陽講義卷之二

吳縣席承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一篇乃是孔門傳授心法這一章又是一篇之體要中庸所以為心法者以其放之則彌六合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心之體也而這章內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豈不是退藏於密的率性之道發而中節之和豈不是放之則彌六合的存養工夫只是存

此退藏於密者。察工夫只是省察。此放之彌六合的。一心之體用已備具於其中。下三十二章不過反覆發明之耳。而篇名中庸三字。又是這一章之骨干。蓋性道中和統言之。只是一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道。箇中是極平常的。中庸二字。括盡這一章之意。至言學者用力。則又只是一箇敬字。戒懼慎獨皆是主敬工夫。能敬則性道中和一以貫之矣。這章書經濬浴闡闡大篇。講得明明白白。只因明季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興。將性道教戒慎恐懼已發未發諸字。都講亂了。今須逐一掃去異說。歸於正義。方見于思樂樂爲人之意。方見程子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字。

也。蒙引謂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這一條亦括盡此章之意。卷之退藏於密者。有是義理工夫效驗三項。放之彌六合者。亦有是義理工夫效驗三項。

天命之謂性節

這一書專爲中庸二字發。開口却不卽言中庸。乃就中庸內分別出性道教三項來。蓋不明性道教。則不

知中庸之源委知性然後知中庸所自來知道然後知中庸之所在知教然後知中庸所自全但性道教之名入皆知之却多錯看了氣質之性亦謂之性記誦詞章功利虛無之道亦謂之道異端曲學之教亦謂之教講性道教者日紛紛於天下相與務爲高奇求之粗鄙而中庸之旨愈晦故子思特指而明之曰所謂性者不雜乎氣質亦不雜乎氣質卽氣質之中而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蓋天之生人卽賦之以仁義禮智信之全理卽易所謂繼善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這個叫做性所謂道者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道卽我性之所固有而爲吾之所必由者氣質物

欲本用事而自然大中至正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皆吾性則皆吾所當循這個叫做道所謂教者不是於道之外可用一毫聰明逞一毫氣力只是因這道不能不壞於氣質物欲故爲之禮樂刑政以品節之變化其氣質驅除其物欲有萬世不易之教三綱五常是也有隨時而易之教文質損益是也總要使無過不及之差這箇叫做教這性道教人與物皆有之然人者物之主也故子思之意所重在人朱子章句既兼人物言之復歸重在人

道也者節

上節言性道教此只言道者蓋分言之則是三件合

言之則一。道而已。故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效字。若二十二章之盡性，則又是以性包道。古人立言固不拘一法也。不可須臾離。二句提醒人最緊切。蓋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人所以由之路。一事離道，這一事便不成事了。一物離道，這一物便不成物了。如手容恭，足容重，道也。離了恭重，便不成個手足。父慈子孝，道也。離了慈孝，便不成箇父子。勤時有道，離他不得。靜時也有道，離他不得。如世儒之訓誥，制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皆人力私智之所為，是可離也。而道不可離。道既如是，其不可離此君子存養之功，所以無處可以疎得戒慎。

句最易錯看。呂晚村曰：不觀不聞是舉常存敬畏之蓋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慎恐懼。則無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悟自釋學亂。蓋以不觀聞為真敬。遂為君子專於此用工夫。聖學日湮不止。行文之誤也。必從觀聞講到不睹聞。理方圓足。此說得最明。

莫見節

講家皆以戒慎恐懼為靜，而存養慎獨為動。而省察存疑辨之甚明。謂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慎恐懼也。獨以為靜，可乎？下言謹獨，是於隱微處致察，未及見顯處也。概以為動，可乎？章句止言存

發首終未嘗言動靜也。存疑此段最足破講家之惑。益取懼是合動靜工夫。慎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慎獨原卽在戒懼之內。特以其工夫緊要。故特抽出言之。猶之大學本是禮記中之二篇。西銘本是正蒙中之二篇。特以其切於學者。故抽出另自爲一書也。存疑又曰。君子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方寸之中。是爲暗處。一念之發。是爲細事。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而理欲初分之時也。君子雖云無所不用其謹。於此若不更加詳慎。則前雖有存養之功。未免盡棄。後雖欲用存省之功。亦無及矣。故子思上文旣言戒懼於此。

復言謹獨。又是就其中特揭切要工夫。以示人要不出乎上文戒慎恐懼之外也。說得亦極明。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說莫見莫顯。與大學十目十手不同。亦最是。

喜怒哀節

上文三節言義理。言工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效驗。而復從道不可離說起。欲學者反諸心而觀之。真

見其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未發已發程朱皆分
動靜二時言之自陽明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
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
已字爲非不知此乃朱子舊說也朱子舊說曰日用
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
不窮者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
未嘗不寂然也是卽陽明無已發未發之說也朱子
後覺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陽明猶自
謂獨得之見亦誤矣未發之中明季講家謂是不偏
於有不偏於無依朱子止是不偏於喜怒而非不偏
於有無之謂蓋未感物時胸中原有主宰程子所謂

靜中有物朱子所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
無所知所覺不偏於無固不待言但如處室中東西
南北未有定向止在中間所謂中也發而中節不但
不當喜而喜不足言中節卽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
多寡之差亦是不中節不中節者是從氣象物欲上
來中節者是從本性發來這個中節卽程伯子所謂
情順萬事而無倚蓋隨物應之而已無所與則是
有而未嘗有也若老莊所謂無情則直是頑然感之而
莫動又或陽怒傷喜悅悲色樂而已并其順萬事者
而無之矣既言中和又言大本達道所以極形容其
妙愈見其當存養省察也這箇中和這箇大本達道

原是人人共有的。然須有戒懼慎獨工夫方能存得。故下文又說箇致字。若明季艾千子謂必戒懼而後可。曰中和則是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是足乎。此謬說也。

致中和節

這一箇致字不是戒懼慎獨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做致。有多少次第。在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最有斟酌。禮齋黃氏曰。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精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亦最明然。此皆只說得致字大義。又要細看其下手着實處。如陽明論致中云。今

人存心止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止。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必於靜中無事時搜尋好貨好色好名之根。而拔去之。使不復起。又云。譬之病瘥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瘥根原未嘗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此等議論亦似是然。既云未發如何。又云搜尋。程子曰。既思卽是已發。搜尋豈不是已發乎。且不知其所謂搜尋者何所指。以辨別是非爲搜尋耶。則屬格致矣。以檢點差失爲搜尋耶。則屬省察矣。皆非未發也。若欲於未發時搜尋。不免墜入禪家玩弄此心之弊。故呂氏求中於未發之說。伊川深病其非。延平李氏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朱子

作延平行狀。雖載其說。然嘗謂其有病。又謂以伊川之語格之。覺其稍偏。見於延平問答書中。而於中庸或問亦止載程呂之說。而不及延平之說。蓋朱子不敢輕徇其師說也。文集中所載觀心說一篇。正痛言此弊。又答潘子善云。著個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亦與觀心說相發明。夫呂氏李氏之曰求曰驗。程朱猶謂其非。而况陽明之所謂搜尋者乎。若欲除去癩根。亦只在動時隨事精察。而力行。靜時畧綽提撕。以存養。即所以漸消其根。同子所謂主靜。程子所謂靜坐。皆是此畧綽提撕工夫。此是致中下手著實處也。若論致和工夫。其要雖在

慎獨。然大學之八條。自中庸之學問思辨行。皆是致和事。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以至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推之。至於舜之大孝。文王之無黨。武王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皆在這致和內。

天地位二句

這二句。依或問。是以事言。不是空空有。此理人皆疑。天地萬物不因人之中和。然後位育。不知子思之意。不是說無中和之人。使天翻地覆。人消物盡。只是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之事。皆由不中不和而生。故天地本位。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不閉其

化便是育。這二句便是洪範雨暘燠寒風應。謂又皆謀聖的道理。人又疑堯湯之水旱。孔子之不得位。若中和未必能位育者。不知堯湯之水旱。氣數非常之變也。君子只道其常。孔子之不得位。則或問所云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其為安泰。其說明矣。又或疑中和分配位育。不免支離者。蓋嘗思之。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致中有致中之作用。致和有致和之作用。分配位育。確不可易。非支離也。大抵致和比致中較難。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更難於體立。後面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

當如此看。學者讀這章書。須想天地位萬物育。是何等氣象。却在吾戒懼慎獨。可以致之。性道中和。是吾所得於天之理。吾之所以為人者也。非戒懼慎獨不能全之。可見敬字是中庸之綱領。與大學一般。但大學經文未嘗明言敬字。惟於各傳中微露其旨。而中庸則首揭以示學者。尤深切著明矣。雖後面尚說許多知仁勇工夫。然都從這敬內做出。故學者不可須臾離道。便不可須臾離敬。

按此章異說紛紜如姚江之徒。合戒懼慎獨為一事。合已發未發為一時。劉蕢山以未發屬動。已發屬靜。艾東鄉謂慎獨後方有中和。種種說謬。今一

以章句或問大全爲主。如日月出而燭火熾。講家皆以天命率性分貼中和。按朱子文集內胡季隨嘗以此爲問。朱子答曰。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又答黃子耕曰。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依此二條。則性道不可分貼中和矣。然今章句仍分貼愚嘗思之。未發之時條理未嘗不具於渾然之中。而斯時但見其渾然而已。故亦可以天命之性專屬之。已發之時渾然者未嘗不寓於條理之內。而斯時但見其條理而已。故亦可以率性之道專屬之。

第四節雲峰胡氏云。上文言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言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今講家多主此說。然却未確道在人心本不可離論理。固然。此節是推原道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這一章見天下人品只在中庸。中庸工夫只在一敬。子思於前章發明中和之義。這箇中和合言之。只是中。這箇中是極平常的道理。故謂之中庸。然雖是平常。而君子小人之分全在乎此。故復引仲尼之言以明之。謂天下之所共尊者君子。而君子無他。能體

此中庸而已靜焉而無所偏倚也動焉而無過不及也平常之理無少或虧這便是君子天下之所共惡者小人而小人無他不能體此中庸而已靜焉而不勝偏倚也動焉而不勝過不及也平常之理全與相反這便是小人可見這個中庸關係人品如此然是中庸也命於天稟於性固人人所共有亦人人所固有何以君子獨能體之何以小人則反是此其分塗處在敬肆而已君子之所以中庸者只是敬蓋其靜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有君子之德矣而其動也又兢兢焉惟恐其動而差也必審其時之所宜而小心出之人見其變通隨時者皆其臨深履薄而斟酌焉

者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只是肆蓋其靜也。不知戒慎。不知恐懼。有小人之心矣。而其動也。又昧昧焉不顧其動之乖也。一任其心之所欲。而放縱出之人。見其揮霍有餘者。皆其粗心浮氣所發見焉者也。然其所以或敬或肆者。又有故焉。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故不能戒謹恐懼。而肆欲妄行。雖靜亦動也。不能隨時審中。而無所忌憚。動皆亂動也。所以章句又推出兩個知字。猶之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此知字與致知力行之知稍異。乃是為學之初。先

知其太繁與太學知所先後在八條目之先者下例
學者讀這章書須知敬字是一個大關頭能敬便是
君子路上人不敬便是小人路上人先離了小人的
關然後再去細論知思賢不肖過不及的病蓋知思
賢不肖之過不及是在道中畧差了些子小人之過
不及則在道外去遠了

小人反中庸不止一樣有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
疑者亦有以中庸爲不足學而敢爲高論者顯叛
險違皆在其中總是無忌憚的人不宜泥定下等
人看萬曆中管登之曰鄉愿似中行亦似狷而違
於狂本色盡掩不似小人之無忌憚無忌憚之小

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違於狷本色猶存不似鄉愿
之剛然媚世鄉原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
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駕之以應世
其格局則大其說亦通然惡意無忌憚之小人包
得廣鄉愿恐只是無忌憚內之一種

第二節章句兩箇又字要細看諸家說不同有以
平時臨事分者謂君子小人平日之氣象學問既
殊而臨事之立心制行又別是一說也有以內外
分者謂君子小人內而存心既有公私之分外而
處事又有當理不當理之異是又一說也有以動
靜分者謂君子小人方其靜時既有能存養不能

存養之不同及其動時。又有能省察不能省察之不同。是又一說也。此於理皆無背。然蒙引說皆主動靜言。今姑從之。

小人之心靜而不中。猶未有事爲。而章句謂其肆欲妄行。者蒙引云。小人無靜時。所謂捨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大全蔡氏謂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今講家則通作孔子之言。此本無可考。但觀首章總註云。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則通作夫子之言。正朱子之意也。

中庸其至矣乎章

這一章。是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夫子開口讚歎中庸。却只用一「至」字。見得中庸是個恰好的道理。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的。這個是萬世不可移易之理。宜常行於天下。且又是人之所固有。初非高遠難行之事。但人之所以不能無氣稟。物欲之拘蔽。惟賴有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然後能復歸於中。自世教之衰。人不知其爲性之所固有。而氣稟物欲日益用事。初焉拘於氣稟。猶覺有不安者。久之且忘乎其爲氣稟矣。初焉蔽於物欲。猶覺有不安者。久之且忘乎其爲物欲矣。過者

不自知其過。見有偶蹈夫中者。反以爲鈍。不及者。不自知其不及。見有偶企夫中者。反以爲迂。在上者。不能舉之於上。而政日乖。在下者。不能舉之於下。而學日濇。蓋其所由來者。非一朝一夕矣。有主持世教之責者。可不思所以興起而挽回之。使鮮能者皆可能乎。這一節能字。與下章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惟聖者能之。以至果能此道矣。至誠能盡性。能經綸太極。至聖能聽用睿知。諸能字。脈絡皆貫通。學者讀這章書。須要用力去變化氣質。掃除物欲。必求至於中庸而后止。不可自謂曾用過。幾分敬謹工夫。幸免於小人足矣。卽稍有過不及。亦不妨事。吾人學

問過了小人一關。又須要過衆人的關。過得衆人的關。方成得箇人。下文知愚賢不肖。皆所謂衆人。皆非吾住足之處。

按章句世教之教。與修道誦教之教。皆通上下。而言民卽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

辨其大知也與章

這十章承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太舜正以見能辨之知。罔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罔察隱揚。是不自用。而取諸人。執兩用中。是在吾之權度。精切不差。不自用。而取諸人。與

孟子舍已從人語頭不同。孟子言取善之公。此則言擇善之精。好問好察。要看得好。是由太知。而能問察。非由同察。而知益大。蒙引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僞也。聖人無僞。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怒。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之別。不能然也。皆說得極明。惡惡見其廣大。揚善見其光明。蓋聖心有善無惡。善與善遇。自不覺其揚。善與惡遇。自不覺其隱。而又知天下之善。鼓舞之。而愈出。遇抑之。而遂阻。尤不能不揚天下之惡。其初本善。其終則歸於善。其一時雖蔽於惡。而其善者。未嘗不存。

於中激之。則遂成其爲惡。隱之。則漸復其舊。尤不能不隱。此正聖人聰明之用。非第可見其心之純粹忠厚也。執兩用中。內有孟子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氣象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而已。衆論不同。皆是善。其惡者已隱。而不宣。這箇兩端。是最難擇的。各有一種道理。各有一種學術。其是非在毫釐之間。其得失在歲微之際。舜則測端。其所以舉同之故。雖同在。揚之之例。而當取則取。無一毫游移。當舍則舍。無一點含糊。斟酌盡善。而中見焉。如一論厚薄也。極厚之說是。則以極厚者爲中。極薄之說是。則以極薄者爲中。厚薄之間。是則以厚薄

之問者爲中如一論大小也極小之說是則以極小者爲中極大之說是則以極大者爲中小大之間是則以小大之間者爲中他可類推或獨用或並用或合用或分用無不適宜在人發之爲適言在舜用之皆玄德以此治民所以成四方風動之化然則知者不必求之過也如斯而已足爲舜愚者不可及也必如斯而後可爲舜天下有夫知如舜者而道其行矣夫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人之學問不可不虛心不虛心則自以爲是而不能集益又不可不細心不細心則漫無主張而不能揀擇雖舜之地位非可驟到苟能虛心細心則聰明日聞下日學問日進下日安

在其終不可幾也顏子曰有爲者亦若是斯言豈欺我哉

按或問以問察隱揚爲非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爲非愚之不及此是論其大綱如此其中又各自有過不及今講家便以此議或問則謬矣

回之爲人也章

這一章是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在夫子口中擇守並重在子思引來則重在能守下邊太抵中庸之理是最難擇的亦是最難守的人稍有志於學雖不思擇亦能不思守然氣稟固於中物欲擾於外非爲所蔽而不見則所惑而不定

故有終身擇而終身不中庸者矣。非牽制之而使不得前。則引誘之。而使不能却。故有終身守而終身失中庸者矣。此入之所以多。或過或不及。而道常踰於天下也。若回之爲入。誠足以逸出。乎氣稟物欲之上。力足以戰勝於氣稟物欲之間。其下生工夫。只是能擇能守。能擇卽博文。事能守卽約禮。事中庸常伏於幾微之間。舉世所不能見者。而回能見。中庸常介於疑似之際。舉世所不能斷者。而回能斷。有時以無過爲中庸者。回則知其不可過。有時以無不及爲中庸者。回則知其不可不及。氣稟不得而蔽。物欲不得而惑。其能擇乎中庸如此。中庸當利害得失之際。人所

易屈也。而回不屈。中庸當紛華盛麗之交。人所易動也。而回不動。既知無過者爲中矣。則力抑之。而不使過。既知無不及者爲中矣。則力進之。而不使不及。氣稟不得牽制。物欲不得引誘。隨擇而隨得者。隨得而隨守。其奉養服膺。而弗失有如此。此蓋夫子教以博文約禮。而見其至明至健。實能盡博約之功。故深喜而歎之。歎而子思引此。則以爲道必如是。而後可明。與前章之引大舜。後章之引子路。同一例也。學者讀道章書。要知擇守工夫。缺一不可。後半部中庸言明善誠身。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大學言格致誠正修。孟子言知言養氣。都是擇守。並言須將這兩件

工夫猛力去做，勿爲氣稟物欲所阻撓，自然其進不可限量。今人不知顏子不是顏子，不可學，只是不能如他這樣擇守。

此章與舜其人知章相對，只重知行之分。大全朱子以安勉分看雲峰，以窮達分看俱是餘意，非正識。

雙峰饒氏云：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講一善，最明明季講家欲將一字作一貫之一看，大謬。

擇乎中庸，則非知愚之過不及；服膺勿失，則非賢不肖之過不及。或問却以擇乎中庸爲非賢者之

過，服膺勿失爲非不肖之不及，或問是專以行言。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這一章太意謂中庸不可能，必如後章所言之勇，乃能之。耳與前引舜回二章一例，不可能不是言道之不可能，乃是數人之不能。此道也，中庸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理。三者無過不及，卽是中庸。如管仲之匡，天下晨門荷蕢之果，於忘世召忽死，子糾之難，則非中庸。若堯舜之治，泰伯之讓，比干之死，卽中庸也。章句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據大全陳氏之說，則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據家引之說，則三者又各自有知仁勇，此二說不相悖，益合言之，則三者各

有知仁勇分言之。則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章句又謂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此卽下章所言之勇也。無一毫人欲之私。卽承義精仁熟而言。義不精則將錯認人欲作天理。仁不熟則天理或牽制於人欲。下章四個強哉矯俱包此意。在內學者看此章書。必須玩味下章方知中庸不是真不可能的。然所以必先說此章者。要人知中庸是一箇至難的方纔。知下章之強。必不可少。今且就中庸之難處。細細體會。假如吾輩遇一件事去處分。不是過便是不及。或過於剛。或過於柔。或過於厚。或過於薄。以至豐儉煩簡語默張弛種種易偏。如何得恰

好。卽這件事處得恰好了。那一件事來。照依這件事處之。又差了。卽同是這件事。今日處分得恰好。明日照依今日處分。又差了。如夏葛之不可用於冬。湯飲之不可用於饑。不是見不真。便是立不定。不是圓於氣稟。便是溺於習俗。不是蔽於私意。便是累於私欲。真個是不可能。以顏子之資稟。尚且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磨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只爲這個中庸是難能的。而況中人以下乎。知道他這樣難。便當思如何方能見得真。如何方能立得定。如何方能不爲氣稟習俗做主。如何方能不爲私意私欲牽制。若非下章之強。安能得到。所以子思紫將夫子告子路之言。置

於此章之後其指示學者之意可爲深切著明矣更有一說明季講學家惡當時之多瘡愿往往謂中行不易學恐其流入鄉愿不如且學狂狷狂狷雖有病痛然却不失聖門氣味是因中庸不可能便不去求能也此大不然當曰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者也學中行不成仍舊是一狂狷若主意只要做狂狷其病有不可勝言者矣千古聖學只有求中一法

子路問強章

這一章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言必如夫子告子路之強然後中庸可能中庸之所以不可能者只是不強不強不但是懦弱有血氣之剛而無德義之勇便算

不得強子路平日夫子以好勇過我做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暴虎馮河責之其病痛正在血氣用事此處問強便見其習氣融釋未盡猶然行行氣象也夫子方患其過而子路猶懼其不及氣質之難變化也如此夫子以三端問之猶之子張問達而先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而強者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也寬柔以教與海人不倦不同不報無道與犯而不校不同寬謂不拒人而皆有以教之故註謂之含容柔謂所教者不強其從故註謂之巽順此不是中道如夫子不憤不發不悱不發而又有不肩之教誨彼皆不管而一

於寬柔不報無道不為當報不當報亦非中道如夫子云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讐不與共國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彼皆不報而一於不報此其人皆自以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而不知其固於風氣也此君子是泛言與下文和而不流之君子有別居之是以其強自處非居其地也冠金革之冠是借用字有習而安之意人以為危者彼以為安也冠金革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樂禍之情死而不厭亦非必定死言其雖至死而不悔也如後世游俠刺客之徒皆是此其人自以為能為人之所不能為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而不知其固於風氣也章句

於上節則曰君子之道於此節則曰強者之事有彼善於此之意然要之皆為風氣所束縛在格不能自脫雖自負為強由成德之君子觀之則皆天下之至弱者耳非學者所當強也學者所當強則亦學君子而已君子之強在理不在氣在以理自勝不在以氣勝人故有時與人同是謂和和則易流而君子不流此理不可奪也有時與人異是謂中立中立則易倚而君子不倚此理不可奪也以至處窮處達境不一而君子之不變則一此理無之而可奪也就其知之明則謂之能擇而非如是之強則不能擇就其行之力則謂之能守而非如是之強則不能守義至此然

後精仁至此然後熟。豈南北之強所可同日而論哉。中庸之不可能者。必如是而後可能也。此中和與首章中和深淺不同。故蒙引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側強處全在四不字上。又曰。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爲強也。又曰。和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也。皆說得最明。明季講家有謂此中卽無過不及之中者。謬矣。又有謂和而不流者。和而不於和。同而能異也。中立而不倚者。中立而不一。於中立異而能同也。此說蒙引已辨其非。謂其太拘於對偶。况朱子或問講不倚之義。專以獨立不計言。與蒙

引所謂伯夷孔子舉世非之而不願意同。又何必立異也。不變塞。章句謂塞未達也。明季講家有以塞爲陷歎晦藏不自表暴之意者。大謬。又有以不激不隨爲不變未達之所守者。亦未盡。陳幾亭曰。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風也。若然。一楊繡耳。何當於中庸之強哉。蓋致主匡時君子寒時之素心。其用也必堯舜君民。如伊尹之于湯。此之謂不變。以幾亭之說推之。則不變平生之所守。亦是此堯舜君民之念。百折而不磨。不但不可屈已也。學者讀這章書。須要辨別血氣之強。與德義之強。如南之以忍勝人。北之視死如歸。亦能以富貴貧賤移易其心。其力量儘

好然不得爲君子之強者彼所守者氣也若君子平
平常常只是於天理上立得脚定便爲成德之人縱
往開來使中庸之統不絕於當世者必歸此等人故
血氣之強不可有德義之強不可無

或疑南方之強是黃老學問此亦不必限定黃老
固是南方之強而南方之強不必皆黃老黃老以
屈爲神却有機穢只是南強中之一種

明季講家以和不流爲處衆之道中立不倚爲持
兀之道大全家引俱無此說看來處衆亦有和處
有中立處持己亦有和處有中立處不必如此分
大全朱子以四者爲能擇能守後舉似與章句不

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強亦必有如是之強
而後可爲真能擇真能守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
也

素隱行怪章

道一章因土敦章分言知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至此
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如一章民鮮能
與惟聖者能之正相照應前言道之不明不行由知
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然未詳言賢知之過如何愚不
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素隱行怪便是賢知之過遵
道而行半途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
之仁告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止於

史蓋於聖。聖只是中之至。夫子雖不敢以聖自居。然必揭出一個聖者。見天下只有一個。正路猶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素隱朱子謂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行怪。三山陳氏謂如於陵仲子申徒狄尾生之類。是也。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家引謂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最是言後世有述則當世可知。時解謂後世聖遠言湮。故易惑。此近鑿道。種人能知人所不能知。能行人所不能行。似猶愈於半塗而廢者。然過猶不及。彼所謂人不能知且行者。皆人所不必知不必行者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章

句謂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太全朱子則曰。半塗而廢。是其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互相發明。半塗而廢。與孔子所謂畫。孟子所謂進。魯退。連其病不同。及其歸亦一而已。這一種人亦是學問中人。所以謂之君子。然究其歸。是亦愚不肖也。故葉峰胡氏謂此君子是泛言。與下文依乎中庸之君子以成德言者不同。隱怪是失之過。半塗而廢是失之不及。各是一病。時說有謂半塗而廢是好奇之心。所使終歸於隱怪者。非也。若隱怪之中。又自有過不及之病。如尾生之信則失之過。如黃老之清淨則失之不及。然本文之意則總謂之過也。吾弗爲之。吾弗能已。

只是言道之所在吾弗敢過道之所在吾弗敢不及
卽學不厭之意至誠無息是朱子推言之非夫子口
氣既言弗爲弗已又舉君子言之者蓋言彼一過一
不及皆非吾所安吾之所學者其惟君子乎君子卽
聖者聖非吾所能及然不敢不勉這一節雖若歎焉
不敢自居實有必欲到此地位之意猶孟子言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勿竟推闡依與遵不同存疑謂依是
出於自然不着力遵則着力也最明依乎中庸句依
註與素隱行怪對照中庸雖兼無過不及然此却
只對過一邊說遜世不必是遜世只是與世相遜如
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不悔不但是不改操亦不動

念又不是有心把持道在我自忘顯晦高中元曰言
遜世又言不見知者蓋身遜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
能甘之惟身既遜人又不知乃人所甚不堪者顧涇
陽云不悔與人不知而不懼有辨愠者是已而非人
悔者獨人而忘已不懼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
也然遜世不見知聖人止不悔而已老子謂知我者
希則我貴矣多了我貴一層意思便非皆說得最有
味遜世不見知句依註緊與半塗而廢對照處窮如
此則處這可知特解有謂依中庸句當與素隱遵道
二句應遜世句當與有述半塗二句應其說甚謬與
章句相悖慶學饒氏又謂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將二句強分難易。牽引淺說因之。遂謂必至。遷世不悔方是知。盡仁至皆非章句意。能依自能不悔。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也。何難易之可分哉。註中知之盡數句。總承上來。不專承不悔說。唯聖者能之。勿說得太高。聖只是盡其性之所固有。人自不能如聖耳。弗爲弗已。求至於。是而已。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道理止有一箇中。中到極處。便是聖。天下更沒有兩條路可走。只皆因氣拘物蔽。非過則不及。遂做成一個世界。不但素隱行怪。與半塗而廢。互相飛刺。就素隱行怪中。又自有許多樣不同。半塗而廢中。又自有許多樣不同。總之皆難。

乎中而已。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尋這個中。須是以戒慎恐懼之心。做知仁勇的工夫。以聖爲中之的。求其必至。於是切不可被氣稟物欲做主。走到那兩路上去。

按末節與弗爲弗已對看。是安勉之分。與隱怪半塗對看。是中不中之分。此章正意。重在中不中上。君子之道。貴而隱章。

這一章言道無不在。以申明不可離之意。所以歸之君子者。以君子爲能不離乎道也。其實章內只就道言。不說君子身上言。費而隱。講家謂子思因素隱之徒求道於虛無寂滅。故特指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

徒隱也。乃費而隱也。此說似是而非。中庸之作爲知
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作也。豈專爲索隱一流哉。費
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爲費。認理爲隱。自夫婦之愚
以下。皆就費言。而隱卽在其中。夫婦之愚不肖。是夫
婦中愚者不肖者。愚不肖所知能如事親敬長之類。
聖人所不知不能。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
若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則與庸人何異。至乃是道
之盡處。不知不能。是不緊要之事。又曰。夫婦之與知
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
一分。皆說得至妙。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聖人
也。豈不得天地也。盡不得。是語其大。而其大無外。莫

能載也。愚不肖所知所能。卽是。是語其小。而其小無
內。莫能破也。何等樣。那著何等樣。活潑。故復舉爲魚
之詩。申言之。鳶魚之飛躍。氣也。當飛當躍者。道也。是
隨舉一物。皆可見道。不可泥在。鳶魚上。林次崖嘗推
言之。曰。日月星辰。風雨雷露。一鳶之飛也。水火土石。
山川動植。一魚之躍也。自人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
而起居食息。幽而暗室屋漏。顯而宗廟朝廷。亦一鳶
魚之飛躍也。自此章言之。夫婦之能知能行。此鳶魚
也。聖人天地之不知不能。此鳶魚也。此理流行天地
間。其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滯礙。堯之則天。以此
則也。舜之無爲。而治。以此治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以

此制作也。夫子之一貫貫此也。顏之尊歎樂此也。點之夢見此也。孟子之必有事。程子之主敬。所以求乎此也。要如此推開看。方妙。子思謂之察。程子又謂之活者何也。使道有一處不到。則微而不著。濼而不活矣。道則無處不在。豈不察甚。豈不活甚。濼濼地是贊其活也。末節章句謂結上文。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及語小莫能破。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而為魚。一節兼大小言者。亦總結在內。這造字察字都。不是用力字。講家有欲將末節作君子體道之功者。非也。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此章則皆就道體言耳。今日學者看這章書。總要

曉得道無處不在。何處可容吾放肆。何處可容吾怠惰。真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得知其造端夫婦。則隱微之功不可無知。其察乎天地。則擴充之功不可無須刻刻體認處處檢點。方不負于思一點喫緊為人之意。此章所謂大即後所謂洋洋。所謂太德教化也。即前所謂中所謂天命之性也。此章所謂小即後所謂優優。所謂小德川流也。即前所謂和所謂率性之道也。大是萬物統體。一太極。小是萬物各具。一太極。太極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太全雲峰胡氏及索引皆以隱為天命之性。費為率性之道。此未

是存疑不主其說朱子語類亦嘗辨之云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

又有謂隱卽莫見乎隱之隱此與看作索隱之隱者同一謬也莫見乎隱之隱以心言費而隱之隱以道言索隱之隱是常道之外者費隱之隱是常道之內者何得牽合

章句謂末節是結上文而或問中所謂夫婦之際隱微之間一段又却似就工夫言故時文多淆惑不知或問是就言外說不得以此亂章句正旨

道不遠人章

這一章因上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濶遠求道故

言道不遠人朱子曰道不遠人三句是一章之綱下三節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蓋此道常昭著於日用常行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正象之言分三節各自一意近日講家俱謂三節相承重在遠道不遠一句而伐柯一節則爲忠恕發端丘未能一節則詳言忠恕之事此非章句意蓋論道理則忠恕子臣弟友皆相貫通但夫子立言之意一則以治人言之一則以愛人言之一則以責己言之每節各言一事不當牽合故大全雲峰胡氏及淺說皆依章句

故然作三事看。學者不當從晚近之說而輕議章句也。君子以人治人。史氏謂猶云。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此於理固無礙。然治人就教人。言章句甚明。不必立異。史氏又謂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改非畧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畧改而卽止。則孝不必十分。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耳。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未盡而雲峰胡氏則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也。二說似不同。然雲峰所謂不敢。以聖人責人者。不敢以聖人之大而化者責人耳。若至善恰好處。則是衆人之所能知。

能行者。豈有不至於此。而遽止之理。雖曰。因上章之言。極其廣大。故就篤實處言之。而非爲拙王改廢經墨也。二家之說。原不相礙。改而止。亦非止。而不教。只是至善恰好。無可增損。若提撕警覺。則固無止時也。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論語是聖人之忠。恕中庸是學者之忠。恕之熟者方是仁。乃張子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何也。蒙引曰。謂之盡仁者。卽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施諸己而不順。亦勿施於人。止是恕。而章句謂是忠。恕之事者。朱子曰。忠恕二字。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子臣弟友。太全或問。蒙引淺說。皆主夫子自己之子臣弟。

友言不是汎說。蓋夫子雖未嘗爲君而有臣。然古人君臣字多通用。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皆有臣義。自庸德下有主。君子之道。言者有謂是孔子自責自修之事者。蒙引云。體體贊美之詞。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道。謂已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而自勉之意。則在言外。以子臣弟友之事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無虛飾也。以是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無虛詞也。庸德易至。不足况愈行。則愈見不足。有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有餘况愈謹。則愈見有餘。有餘。則不敢盡謹之至。

則是其言也。兢兢顧其行。而惟恐其不。符行之力。則是其行也。兢兢顧其言。而惟恐其不逮。此二句是承上文意而衍之。非又添一層。正所謂體體也。三節各就一事言。不相蒙。而皆以見道不遠人之意。彼素隱行性者。不知此。而日求之。荒唐虛渺。則雖曰治人也。適以亂之而已。雖曰愛人也。適以害之而已。雖曰自責也。適以自棄而已。卽有志於聖人之道。而不知於庸行之常。漸次求之。遽希乎聖神之域。亦非所以治人愛人責已也。讀這章書。可見道不外人倫日用之。與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乎此。不可須臾離。今日學者。癡病不在遠人。只患在於當知當行之道。不肯去篤。

實用功全被氣稟物欲做主是將不得爲人豈但遠人而已切宜猛省

此章以費之小者而言而總注謂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句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亦有聖人所不能雖借前章之語而實與前章不同勿泥看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這一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入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峰饒氏謂其進運放開者謬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個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又說個位字則

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個自邇自卑則愈切矣合諸章看子思一段喫緊爲人之意何等細密君子之道道字卽道不遠人之道存疑謂是進爲之道與太學之道道字一例看者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方言進爲之道或問甚明高卑遠邇明季諸家俱云未達卽是卑邇既達卽是高遠高遠卽寓於卑邇之中卑邇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此說不是依此則似以高遠屬隱卑邇屬費玩後章總註云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則知此章高卑遠邇俱當就費上說夫婦所與知與能者卑邇也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者高遠也且并不必說到天

地聖人所不能盡。蓋此章因上章說個位字。而位之內有高卑遠邇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則此高遠只是位內之高遠。蒙引云。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又如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也。存疑曰。理無遠邇。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此皆說得極明。然則以兄弟妻子為卑邇。父母為高遠。何也。蓋人子之事父母。固在妻子兄弟之先。然使不能聚一家

之歡心。以事其親。父母如何肯顧。故以此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在詩意本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真能宜室家。樂妻孥者也。因兄弟及妻子。子思引來。乃以和兄弟宜。妻子對言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則是能宜爾室家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是能樂爾妻孥矣。此箇章取義也。和之宜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潛乎默應。非盡格致誠正之功。者。難言之。暗室屋漏。有一愧作焉。不能宜而和也。夫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皆庸德耳。皆素位中所當然耳。然高卑遠邇之不可紊如此。則庸德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况欲求之

庸德之外哉素位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况欲求之素位之外哉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學問最怕是躐等躐節夫子一生自十五志學至從心不踰一步有次序教顏子博文約禮必循循善誘天下沒有無次序的學問但有一說高遠固必自卑邇然卑邇工夫不是容易做的須時時戒謹恐懼臨深履薄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能得力若少有疎忽便成病痛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鬼神之爲德章

這一章重在誠字自道不遠人以下三章因上言費隱而指其切近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驚於廣大也

此章又因上言費隱而指其真實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飾於虛偽也故此章誠字乃一篇之歸宿其以鬼神言之者蓋道不離乎形氣前以鳧魚言道卽物之形以見道也此以鬼神言道卽物之氣以見道也這鬼神二字與論語季路問事鬼神之鬼神不同論語鬼神是豈指天神地祇人鬼言這個鬼神是統言天地間氣之靈處凡天地之春夏秋冬人身之語默動靜無非鬼神章句恐學者求鬼神於杳冥故引程子之言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又恐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故用張子之說程子之又恐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二氣之屈伸

故又以一氣貫之。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鬼神之為德。猶云中庸之為德。猶云鬼神之為。鬼神。侯氏以鬼神為形而下。鬼神之德為形而上。非也。盛處在下節。體物而不可遺上。或謂必合視不見聽不聞。始見其盛。非也。蓋此章雖兼費。然隱字乃帶言之。仍重在費。大抵費隱二義在第十三章。本並重。自道不遠人以下八章。皆重言費。至下半部言天道人道。乃漸歸重於隱。蓋下學上達之義也。體物與生物不同。體字該生死。陰陽一合而物以之。始始者神之伸也。陰陽一散而物以之。終終者鬼之歸也。自體物不遺以上所言。鬼神甚濶。自使天

下之人。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之鬼神言之。見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發見。祭者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可數。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是恍惚無定之意。乃是言其無處不是鬼神。此鬼神則是季路所問之鬼神。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言耳。此四節言鬼神之無不在。即是言道之無不在。章句雖止就陰陽言。而所指則道也。末節乃歸結於誠。曰夫鬼神不見不聞。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拊。何哉。蓋以其實有。此理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合也。無形與聲耳。其往而風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

是散特其散也不可待而見聞耳。此其所以能於千萬物終乎萬物而不可辨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大全蒙引存疑皆言首節鬼神之盛未以誠言此節乃推原其所以盛明季講家謂首節鬼神之德卽指誠言此節是申贊其盛不是推原其所以盛此誤也。這誠字是中庸第一個誠字子思既於此發其端至下半部乃極言之蓋非誠則中庸三達德五達道皆虛學者讀這章書須省察身心不可使有一毫真實積力久到至誠地位則三達德五達道一以貫之矣。至誠不是一時可到而誠的工夫則今日就要做起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肖終身不得矣。

切宜猛省

此章鬼神固不識以人物之魂魄言然人物之魂魄亦在其中學者所不可不知程朱之論謂人物氣聚而存氣散而死氣之精英爲心心亦有散時但幾死散未盡所以有祭祀之禮王陽明謂心無生死與程朱所見不同高忠憲甚宗朱子而此說則同陽明謂豈有賢愚善惡同歸於盡者此皆涉於釋氏輪迴之說陳幾亭嘗論之曰人死而有不滅者存以爲必有則古今遞積日增一日矣以爲必無則伯有之事甚衆蓋大德無聲臭而長存強屬不遠說昏蒙衰朽之人應將散耳斯言近似然

是散特其散也不可待而見聞耳。此其所以能始乎萬物終乎萬物而不可捨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大全蒙引存疑皆言首節鬼神之盛未以誠言此節乃推原其所以盛。明季講家謂首節鬼神之德卽指誠言。此節是申贊其盛不是推原其所以盛。此誤也。道誠字是中庸第一個誠字。子思既於此發其端。至下半節乃極言之。蓋非誠則中庸三達德五達道皆虛學者讀道章書須省察身心不可使有一毫不實。其積力久到至誠地位則三達德五達道一以貫之矣。至誠不是一時可到而誠的工夫則今日就要做起。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吝終身不得矣。

切宜猛省

此章鬼神固不能以人物之魂魄言。然人物之魂魄亦在其中。學者所不可不知。程朱之論謂人物氣聚而存氣散而死。氣之精英爲心心亦有散時但纔死散未盡所以有祭祀之禮。王陽明謂心無生死與程朱所見不同。高忠憲甚宗朱子而此說則同。陽明謂豈有賢愚善惡同歸於盡者。此皆涉於釋氏輪迴之說。陳幾亭嘗論之曰。人死而有不散者存以爲必有則古今遺積日增一日矣。以爲必無則伯有之事甚衆。蓋大德無聲臭而長存。強厲不遠。故昏蒙衰朽之人應時散耳。斯言近似矣。

須知大德亦非有意長存只知有至誠無妄所謂
生我順事沒吾寧也長存其自然之驗耳若冀其
長存而求之虛無寂滅卽幸而存亦與強厲不遂
散者等耳非君子正誼明道之學也

